

- 七、就終身教育公平指標的項目內容來說，您可提供哪些具體的內容建議？諸如：每個人終身學習參與機會均等…等
- 八、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可與其他教育階段或學制公平指標作如何的區隔與相互運用？諸如：國民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
- 九、您認為與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建構及應用關係密切的關鍵主體有哪些？諸如：政府機關、社教機構、各級學校…等
- 十、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建構完成後，可作為哪些應用？諸如：品質衡量、成效評鑑…等

附錄二、北區焦點團體座談會會議記錄

「終身教育公平指標之研究」北區焦點團體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99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教七樓 701 會議室）

參、主席：王政彥 教授

紀錄：胡本昌、吳思璇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朋友來參加這場座談會，這是教研院委託王如哲教授執行的一個整合型計畫，計畫目的在建構教育公平指標，其中一個子計畫就是終身教育公平指標的研究，其他的子計畫包括有國民教育、中等教育至高等教育等，而終身教育公平性以人人為對象，所以看起來好像有重疊。這個計畫另外一個協同主持人是我們高師大莊勝義教授，他一直在教育社會學有很多的研究，他會晚點到。我們如果從機會均等、教育公平性來看，各個階段都有它的目標對象，在終身教育來講，它面臨了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以每一個民眾為對象，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就跟不同年齡層的教育會有所重疊。這個整合研究計畫，就試圖從整體公平性這樣的一個指標來做探討。這個從二月開始為期一年的研究案，希望能夠針對公平性這樣一個老問題，也是重要問題，能夠建立一些比較具體的評量指標，因此目前各子計畫都在進行當中。終身教育本身，我們說就學習權來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一再呼籲，慢慢的跟生命權、自由權或參政權等基本人權的概念，把均權提出來。我們的憲法也明文規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均等，不受各種條件的影響；因此這樣的一個教育公平保障與機會的均等，即使是相當老的問題，在法規或國際上都相當的受到重視。我剛剛提到教育社會學或一般的社會學對於教育機會均等。公平性其實是一個長久以來都受到關心與探究很多的一個問題。回到終身教育，相對於其他各階段的教育來講，它是晚進國內比較給有系統化的推動。因此我們今天邀請在終身教育領域中有相當的學經歷或經驗的一些朋友來參加這樣的座談，我們預計會有三場這樣的座談，在座談之後我們再歸納、發展出問卷，再做比較深入的小樣本的德懷術問卷調查，最後希望能夠歸納出具體的終身教育公平性指標。

就各位手上的題目來看，我們有十個題目，容我先做一個說明；這十個題目

都蠻大的，短短兩個小時怎麼來探究？各位可以看到如果要做指標，其實這個研究滿有挑戰性，這幾十多萬的小案子能夠做到什麼程度？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萃取一些比較核心的 item 出來，這十個討論題綱，各位可以看到從哲理的、社會公平性的意義跟價值，然後還有可能遇到的困難。再來就是公平指標會有不同的層面，可能有些提供或課程涉及公平性。再來就是，終身教育視全民為對象，要不要聚焦在成年人或高齡者等等，要不要做更動，還是有 item 適用於全民？我們希望能夠跟其他各級教育的公平性指標有所區隔。再來就是影響層面，影響內容的因素有哪些，第七研是有哪些具體的項目內容，可以舉一個例子，每個人終身學習參與機會均等。第八就是如何做區隔，我剛剛提到有不同階段的公平性指標。第九就供給面來看，如果應用這些指標，相關的政府機關、機構、學校如何來應用，最後就是如何加以來應用這些指標，用在評鑑或品質等等。那十個題目，我想我們待會就依序來聽各位高見，那在此之前，我稍微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已經到場與會的一些朋友，我就按照這邊的順序；首先是我們政大教育學院詹志禹院長，謝謝，詹院長在教育公平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現在教育部委由教育學院的一個社區學習發展中心，也參與很多教育公平或終身教育方面的推動。接下來是我們台師大社教系黃明月黃教授，我們台師大社教系陳仲彥陳主任，謝謝。還有，我們來自玄奘的梁芷瑄梁教授，我左手邊有來自空大的秘書處吳政穎處長，還有我們台師大已經退休的教授，目前在文化大學教育系的高強華高教授，還有我們宜蘭社區大學前校長張捷隆，張前校長，他在社大的推動上有相當的經驗。

陸、討論：(題綱如附件)

- 一、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的最大意義或價值有哪些？
- 二、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的主要目的有哪些？
- 三、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的可能困難有哪些？
- 四、就內容範圍來說，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可包含哪些層面？諸如：提供者、對象、管道、課程…等
- 五、就對象來說，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應聚焦於全民、分眾或哪些年齡群？
- 六、您認為影響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層面及項目內容發展的因素有哪些？諸如：公平的意義、對象範圍的界定…等
- 七、就終身教育公平指標的項目內容來說，您可提供哪些具體的內容建議？諸如：每個人終身學習參與機會均等…等
- 八、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可與其他教育階段或學制公平指標作如何的區隔與相互運用？諸如：國民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
- 九、您認為與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建構及應用關係密切的關鍵主體有哪些？諸如：政府機關、社教機構、各級學校…等
- 十、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建構完成後，可作為哪些應用？諸

如：品質衡量、成效評鑑…等

我想我們就把握時間，我希望能夠兩個小時之內，我們就這十個題綱來做討論，好不好，因為方便我們錄音如果可以用麥克風的話也可以用麥克風。我們回到第一題，從終身教育公平性意義跟價值來看，我們依題序來看，當然如果你有高見就提出來，不見得每個人都要針對這個來發表高見，好不好。我們會場如果可以提供口頭報告、分享記錄下來，如果你來不及發表、提供高見也可以寫下來，由我們帶回去做整理。好來，我們看看終身教育公平的意義跟價值在哪裡？我剛提到在一般的教育，基本人權或是教育的基本精神就是一種公平，我們截至目前都還在談教育機會有沒有均等。學校教育也有終身教育的提供，但是如果要跟我們剛提到的各級教育做切割的話，我們可以在子計畫裡面把國民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這塊，或是特殊教育這塊，把他切割，聚焦終身教育。譬如說我們社大，學校以外的這一部分的教育機會，可能從我們空大，或是其實從學校教育推廣這一部分，或社教館所的教育這部分，跟正規化的學校教育來切割。從這樣的角度來講，我們以社大為例，現在參與的民眾人數眾多，我們發現有大多是有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參與者。雖然社大也針對比較弱勢的高齡、殘障、原住民等有優惠措施，希望能夠給予一些普及機會，但往往我們也發現有一些該來的都還沒來等等。所以這樣學校教育以外的終身教育，各位認為我們所希望追求的意義跟價值有哪些？來，誰先提供高見，請高教授，不用客氣。

高強華教授：

我們的主持人、各位先進，我想每個人判定問題跟角度都不太一樣，我的看法是我認為意義或者是價值應該是社會公平的一環。我們最近是不是能成為民生均富主義的社會，它是跟公平素養有關。把這個時間拿來做志工或拿來社區大學學習的人，跟成天坐在電視前看電視看全民開講或全民亂講的人，他也認為他在學習。他問你說，你們這麼多支節目他看了一年多，我也有參與討論，我也有成長，你們不討論我還無法瞭解這麼多。這反應出來國民素養的提昇。社區大學比較能提供全面的成長，是否與民生均富的立國精神有關連性，是否跟整體的公民素養有關連性，我大概從這兩個角度來看。公民素養是整體社會公平的一環，我在這棟大樓教書快 30 年，我一直不曉得慈濟功德會是在做什麼，我去了花蓮之後，兩年半的時間我才知道，原來慈濟做了這麼多的事情，連聯合國都加以肯定，我們以前要進入聯合國非常不容易，慈濟功德會這幾年，聯合國還有特別的專人代表帶感謝函，來感謝慈濟功德會，謝謝慈濟功德會所做的各種努力。我看到這點很感動，我說我在這裡教書教了快 30 年，怎麼我完全不知道那個我生命裡頭的機會，我自己失去的機會的。講到這個機會、講到這個選課，現在大家都會看，天下文化一個禮拜出版一本書，一年出版 50 幾本好書，所以從學習的觀點來看，那也是一個機會。天下雜誌有一個人文空間，可是那個空間很多人不知道。我跟

很多人說，很多人覺得說網路上可以搜到每篇文章，那夠了嘛，他不認為要到人文空間感受一下。對我來講，網路無遠弗屆是非常方便的，機會是很公平的，但對不會動手的人，他的生命機會直接少掉很多。所以，今天要研究終身教育公平，我覺得跟全民的素養是有關連的。那個雙英辯論的時候，全民在修 ECFA 經濟學論文，等於是這個樣子，有沒有全民都在修呢？可是他還是不管，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我認為我們如果把終身教育公平指標探討清楚的話，對更多人來講，對社會的瞭解一定會更多，那時候參與意願會比較高一點。還有這個跟公民素養裡的閱讀有關，跟一個人的閱讀習慣也有關。因為我常常到高中評鑑，所以到每個高中都問學生，一個禮拜上圖書館幾次？如果沒有自己到圖書館進修習慣的人，你很難期望他在學校教育完成了、結束了的時候，他會願意再到社區大學上課。所以也牽涉到我們兩個半圈的閱讀教育，學生的閱讀習慣從來沒有落實過，很多學校的閱讀教育作法只是表面而已，其中一個就是用同一個教材，在同一個閱讀課。其實閱讀的習慣沒有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就沒有養成。終身學習的意義、價值應該很多很主觀的東西，我僅從閱讀習慣的建立、公民素養的提升，社會公平或者是民生均富立國精神理想的達成，這三個角度來看終身教育公平指標的意義跟價值，請大家指教，謝謝。

謝謝，謝謝我們高教授，從第一個意義、價值，還有第二個其他的目的，還有第三個可能的困難，我們一併來看。請詹院長，哲學分析一下。

詹志禹院長：

針對教育公平意義或價值，我覺得我們現在教育政策，有兩大走向，一個走向是那個分化、階層化，然後去拉大差距，然後把資源集中到少數的案例，然後使他顯現，然後追求競爭，這個最典型的是「頂尖計畫」，過去這是一種走向；很清楚，它就是要拉大差異性，然後資源就給他集中，然後就讓少數進入那種國際組織，這是一種走向；另外一種走向就是要比較公平化，要從基礎做起，因此可以讓整個教育水漲船高，整個就會比較有整體性。至於走向呢；我覺得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芬蘭跟不丹，芬蘭我覺得，如果我們去看他在 pizza 的表現的話，大致上可以看的出來，他比較重視中小學從基礎做起，而且他比較重視就是公平性，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都有均等的機會，那因為中小學基礎，大家都有機會，所以他會就是水漲船高，因此他高等教育的表現，我覺得那是一個自然機制的結果，整體社會的資源也是一個水漲船高的結果，所以它比較會有集體性。當然別人會講說公平性也許均富、也許均貧。芬蘭可能可以達到均富，但縱使是均貧我發現他也是比較幸福的。為什麼，我舉出一個例子就是不丹，不丹可能國民平均所得大家都知是偏低的，但是他的幸福感，卻排名在全世界前三名以內。因此所謂的幸福哪裡來，我想對很多民眾來講，其實不幸福是相對剝奪，所謂相對剝奪就是不公平，所以如果能夠減少相對剝奪的事情，全民就比較會有幸福感。我

覺得這個案例是比較顯著在不丹的案例，我覺得這個就是公平的意義，這是我的感覺。再來就是說，公平的指標可以包含哪些層面，我是會比較想說重在資源的層面，而且比較是我覺得應該從政府的角度去看，才會所謂的公平不公平，因為公不公平主要是涉及政府資源分配的問題，這個當然也連結到最後的那個這個指標要做什麼應用，那因此我會著重在政府的資源分配角度去看公平，資源的分配我覺得可能至少應該包含三個部分可以做評估，然後可以發展這些指標，一個是均貴，我想現在社教司也常在問我，我現在也沒有清楚的答案，譬如說，如果以終身教育來看的話，我們個個縣市所投入的終身教育的經費，公平嗎？或者很均等嗎？我相信這個可能出入很大，但是我們這個是可以做出比較的，而且也會有一些效果，搞不好我們連國民教育的公平性都差很多，個個縣市都差很多，所以一樣的我們在終身教育這一環也是一樣，個個縣市之間或者是鄉村跟都市之間不同區域，他們所獲得政府教育資源的投資，我覺得這應該是很重要的指標，經費上面的資源。第二部分就是，就這些對象而言，他們所獲得的直接資源，那直接資源我覺得可能就跟雇主有關，因為這個部分可能可以做到制度檢討，因為其實我們有蠻多的機構，可能包括學校或者是企業，他所提供給員工或者是進修的機會並不一樣，有的他有次數性的限制，你可能你不能出去進修或者你可以出去幾個月等等，各個機構其實給的機會跟次數限制不太一樣，我覺得這個應該也可以發展出一些指標，來評估每個人所獲得的直接的資源，跟制度上或機構上他所受到的限制是什麼，所以我覺得這應該也跟公平有關。第三個當然就是機會，機會當然涉及政府或者政府所支持的一些機構在地區的分佈是怎樣，因為有一些，他也許有錢，可是他根本沒地方可以去，沒有地方可以去進修，他因為根本沒有機會，也許他住得很偏遠，也許縣市或地區沒有任何這方面的進修，所以我在想說，這指標可能很重要的層面就是資源，資源裡面很重要的三個層面就是均會、時間跟機會。至於他的對象，我覺得那個對象跟第五集團的對象，跟第八集團的那個應該是有關連的，因為這個是要看，因為你這是好幾個子計畫，可能就是要看其他子計畫已經涵蓋哪些對象，然後去做區隔，終身教育是可以從零歲到墳墓，如果其他子計畫都已經在小學、中學、高等教育都已經包了，也許終身教育我們會比較著重在整個社會教育這塊，圍牆外的或者是高等教育之後的大概是這樣，因此我想做個考量，這個可能比較不是理論問題，是整個總體計畫作個結構的問題。那第十個就是，我覺得可能完成之後，最重要的效用應該還是提供政府作為在資源分配決策時候的依據，我覺得它最大的效用在這邊。

謝謝，詹院長從整體或不同的子題、題綱提供很多的高見，謝謝。我再介紹我們北投社大謝國清校長，他也是在宜蘭羅東擔任多年的社大校長。好來，我們請繼續，從整體或針對哪一題綱來看，請吳處長。

吳政穎處長：

主席、還有各位先進。終身教育資源公平的問題，有一個是所謂的分化，講分化是比較不好聽一點。一個是說引進計畫，就我們所認知的，譬如說，像原住民委員會、客家委員會都屬於教育的一部份，我覺得這裡面部會的配置，更符合我們所謂的終身教育的部分。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全部都要受教育部的資源，因為這整個正式結構的改變，像一個大餅要配置到各地區、各直轄市所謂的教育儲備，有關這方面，還有中央的，你看原住民也是，像我們有時候與原住民接觸的時候，他們會說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抗了將近有三個人的預算，我說我們大家都叫窮，他們人又少機會又大，那是一個保障。所以也就是說如果國家如果重視終身教育的話，就跟剛剛院長所提到的，應該在一個在研討會做一個資源分配，也就是我們要整合中央也要整合地方。因為我觀察到，像中央部會下有原住民、客委會，那教育現在要做，那地方政府機會也要取而代之，就如同我剛剛也提到、主席也提到終身教育對象到底是誰，那第五跟第八公平教育，所以說我們現在從政府組織再造看到，有些終身教育有那個什麼客委會，機會相當龐大，所以在我個人認知上面，我們要能把資源整合起來，而這個資源包括地方政府資源。像剛剛主席有提到說，要把現有的國教、高教的教育切割，看到終身學習的一環，所有的都被列為正式教育。如果說要看終身教育的目標，如果說只是為了提升大家的公民素養，跟社教司合作，跟各縣市合作就可以了。但是我覺得說應該從資源分向整合來講，像我剛剛提到原住民、客委會，地方政府這些資源，都應該納入指標內，而且要由教育部來整合。我們以前還有個教育廳，還不錯，可以整合地方，現在沒有就比較麻煩一點，原住民委員會要靠自己，原住民的教育理念很重要。再講到客委會，客委會有時候走太偏了，所有的客委會都要跟客家有關的民眾才能，但是我想這是終身教育的一小環，但是終身教育並不是只有客委會，包含很多。那偏遠的地方他有個數位落差，我在講說，按照終身學習法的觀點來看的話，他所講的教學目標不是一對一的，你可以透過遠距的，你可以透過視訊的，更何況我們講到的原住民，像我們的偏遠地區，你叫他來平地給你教嗎？如果你叫老師過去那邊，這個資源的配置裡面不見得是比較有效率的。我要講到的是一個資源總配置，我們不要過度集中在都市。那第三個觀點當然是經濟，因為畢竟終身教育除了全國的觀點外，應該還有地方的特色，現在每個縣市政府都有其主題特色教育，中央的有所謂的終身教育基本目標，但配合地方，這樣地方才會同意。中央的資源有限，但大家看到的是台大、政大、清大、交大的預算。所以我覺得說資源配置應該更有效率。我們當初為什麼會有客委會、原住民就是要照顧弱勢，這叫身心維護。我們講終身教育做些資源整合，資源整合怎麼做，地方政府怎麼跟中央結合，怎麼跟我們的內政部結合。承辦終身教育的機構，他應該會有誘因，否則他不會去做，除非像我們剛剛講的慈濟功德會，它是義務的。這是我們講的，從國小慢慢培養的一種教育。像北歐他們，我去過，他們繳的稅相當高，從國小到國中不用錢，大部分都讀到國中畢業。像荷蘭每個人都可以讀大學，隨時都可以讀，像我們台灣一天到晚要叫小孩去讀大學，不讀大學感覺太混，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第二個應該是說，辦理終身大學的誘因來之外，還要看來上課

的誘因，我覺得這個很重要，來看我國現在熱 ECFA，那真正有在講 ECFA 的是擴因論，他們講完全是正面的，因為個人的因素會有所區隔。這誘因應該是雙向的，舉辦者的誘因或受教者的誘因。比方說像社大，他們辛辛苦苦，資源相當有限，而受教者也有他們的需要。再者；我們講終身學習分為正規和非正規，那如果說要有正規就要與一般大學有所謂的接軌，那他為什麼要認證，去接軌受教者。我上了你這個終身教育以後，我不但是個人的素質提升，我可能在公家機關擔任指導者。所以終身教育應該還有所謂包括社教司、社大或是那些教育圈，應該還有所謂的企業。我的員工去你那邊學習，我把他所學當作是將來升遷、將來考績的一個依據並給予嘉獎。終身教育包括政府預算，第一個我們要做的是平等就對了，再來的話就是資源最需要，再者就是誘因，誘因包括辦理終身教育者與受教者這兩個。

謝謝，處長，我再介紹一下野柳國小曾秀珠校長，還有另外一位我剛提到的協同主持人高師大教育系莊勝義莊教授。(莊：我本來以為說搭捷運會比較慢，要 30 分鐘才到高鐵，開車 20 分鐘就到了，想不到遇到大塞車無法趕上預搭乘的高鐵班次，抱歉遲到了!)

好來，我們繼續，張理事長，來來。

張捷隆理事長(前宜蘭社大校長)：

王教授還有各位專家，我想剛剛有提到這麼多的題目實在是很難一一回答，而且很難歸類，所以我就也許沒有很系統的講一點，那就麻煩這邊，老師再把他歸類歸到哪一類去。剛才幾位教授都提到資源的整合、分配的問題，那我在想，就拿我們宜蘭縣跟台北市來講，宜蘭縣財政窘困，台北市資源豐富，所以說有錢的都市跟沒錢的縣市，他每一個可以享受的資源一定差距非常大。所以在這個終身教育的經費裡、資源分配上面，是不是應該可以考慮說，資源比較不足的地區，是不是應該訂一個最基本限度，最少要多少。在資源豐富的地區，訂一個最高限度，最高多少你不能超過這個標準，這樣子的話，也許透過這樣的力量能夠達到所謂的公平，所以有時候這個我們經常講說公平要立足點平等，不要齊頭式的平等，那立足點現在來說，宜蘭縣的縣民跟台北市的市民，是不是真的已經不公平了。立足點已經不公平了，所以要怎麼讓他公平，就是我剛聽到有關資源分配的問題。

剛才幾位教授有提到慈濟的事情，我個人的感覺就是，因為多年從事社區大學的經驗，我個人覺得慈濟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行動力非常的迅速，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在這麼多年來的傳統的教育過程當中所欠缺的一部分，尤其是我從事社區大學的這個工作之後，真的是充分的感受到，很多人來到社區大學，他並不是說企圖滿足於坐在課堂裡聽老師在那邊上課，不是那樣，如果是這樣，他應該是到 XX 大學進修去了。來到社區大學，他有幾乎我們很多的課程、很多的老師，也知道社區大學應該要有行動的這樣的能力，所以老師會帶著學生帶著學員，去

參與這塊土地上面發生的各種議題，不管是人文的、歷史的、自然的、生態的、社區的，我們再要求這個社大的老師或者社大的班級、社大的學員是這樣，譬如說我們去年社區大學辦了一個創意行動選拔，每一個班級一定要提供一個創意行動來評審，評審出來的一些行動分為短期的、中期的與長期的，短期的一些班級所提出來的一些行動、方案，我們陸陸續續都在實施，就是逼著各個班你要去想。你想不一定就跟你的課程有關，不一定跟這個課程有關，你這個班上這麼多人，二、三十多人，你能發揮什麼樣的特色。關心這塊土地，關心這個社會或者是關心周遭人群的這樣子的行動，所以我們每次都在談這個，上個禮拜在全國教育部的分區會議，我也個別提到，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我說這個有問題，這個誤導很多人，所以很多人就拼命坐在教室裡頭，拼命唸書唸書唸了好多知識，讓你以為有了知識就有力量，不是嘛。你有了知識你要有行動，才能夠產生力量，才會對這個社會造成影響。所以這個讓我一直的強調行動的能力，跟行動結合的必要。所以在終身教育的這樣一個範疇，我們談到所謂的公平性，其實我們終身教育所謂的內容，我們覺得當然過去是強調所謂的知識的傳授，或許剛剛有提到的說公民素養是把它界定在人格修為的提升或者是道德認知的提升，那你是否看到孩子欠缺的行動力。所以過去的內容，這裡面大概也有涉及到終身教育的內容，那你不要忽略掉，不要忽略掉他在這塊土地上，真正踩在這塊土地上，在地的深根，在地的深根的這樣子的機會，對課程的設計上，內容的一個設計上，或者是在教學者的觀念上，或者是主管的觀念上面，我想這些東西都是需要改變的，才能夠真正達到終身教育的這樣一個公平性，這個是我對於剛才大家提到的有關一個慈濟的問題，做個回應。

那接下來，因為是談到一個公民素養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社區大學，長年以來都是一直喊著公民素養，提升公民素養的一個口號，形塑公民社會，當然公民社會，我們奮鬥了這麼多年，老實講前途還是佈滿了荊棘，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因為我們在全國八十幾所社區大學去巡迴去了解，發覺到社區大學當中教導公民機會、公民素養，然後評鑑的時候教育部也會根據這樣的指標，來加減經費，所以有一些學校他們當初根本沒有做這方面，他純粹就變成一種知識或經驗的傳授而已，那看到這個指標，看到這個評鑑，說這個部份要多加強，所以說有些社大他也多多少少開始做了，結果發覺到，我就發覺到，有的學校他所謂的公民素養，他會辦一些演講，一看內容，幹什麼，都是政令宣導，所以有一次我在某個縣市說，你們這個根本就是政令宣導，承辦人馬上跑過來跟我解釋，不是啦什麼什麼，我看到的是政令宣導，台北市政府叫你推展，你說 ECFA，那我叫你說你們大家都要支持，這種講法就是政令宣導，但是公民素養不一樣，公民素養或者是公民社會要訓練你獨立思考、判斷，然後關心這塊土地，關心你週遭的人群，這樣的一個機會，這樣的一個能力，才是公民素養、公民社會的一個意義。所以你說辦 ECFA 可以，你 ECFA 不是單面性的這樣一個宣導而已，ECFA 應該議題絕對可以進入到社大裡頭來，變成我們公民素養，變成公民素養中的這個活動，變成我們公共論壇的活動。然後變成這個法中，然後可以請這個贊成或者反對的人，來社

大來談然後開放讓我們社大的學員大家來表示這個意見 這是很好，政府經費是這樣，社大來辦這樣的活動，但是問題就來了，這個主管的觀念或是有一些議員的觀念就來了，像過去我們在 XX 社大辦公投的這樣一個論壇，教大家來瞭解什麼叫做公投，大家就來談阿，贊成不贊成都可以來談阿，結果就有一些議員就批評我們說：張校長太政治化了，哪裡變政治化，所以我在預測假設 ECFA 的議題進入到社大裡頭去談的話，一定有一些人有一些意識型態 XX 的人：喔你們又再搞政治，政治化太政治化了，奇怪阿，我們政大校歌裡頭就講了一句話，政治眾人之事嘛，校歌第一句不是這樣子嗎？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

政治是眾人之事，眾人之事發生在我們身上，關係到的不管是吃飯的問題、走路的問題、睡覺的問題，都是眾人的事情，大家都應該關心，所以我在宜蘭社區大學我幾乎講了十年，有一次我們高峰論壇總是會有學員會說太政治了太政治了，包括我們在談說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未來，我們定一個主題談宜蘭的土地上的這些種種的現象，這片土地就是我們的未來，也是有議員在議會裡頭就散發傳單散發黑函說這個張校長又太政治化了，對不對，所以很多人的觀念，這些長官們這些議員們這些委員們，他的觀念沒有改變過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的觀念不改變，那你定這些公民指標，不過我想他也都給你反對，你這不能這樣，所以我是講說涉及到這些公民指標的訂定有關的，或者是剛才這裡面有提到說，那個終身教育公平的可能困難有哪些，我想講到困難喔這些長官們的觀念要改過來，不改過來的話真的不管在資源的分配上面，或者內容、課程的設計上面可能都會遭到很大很大的這樣的困難，這個是我想到的。還有一個資源分配裡的普通權，因為今天剛剛看到報紙有提到一個台東的菜販，陳樹菊，他得到美國時代雜誌的評選，列為百大影響力的人物，英雄榜的第八名，他講了一句話：「錢要給需要的人才有用」，這句話特別在這篇報導裡特別把它提出來，錢要給需要的人才有用，所以怎麼去把這個錢分配到真正需要的人，或者他真的需要但是很難取得的這個地方，這一點大概是大家可花點心思來思考的，我今天報告到這裡，謝謝！

第一回合，來，請黃明月教授，黃教授。

台師大社教系黃明月教授：

好，各位先進我想大家都談到，我也覺得說，它是人權的一部份，基本人權那我想公民教育也是，因此在基本人權在社會正義上，我想都是重要的公平教育應能達到的，我們透過這樣的教育過程，在參與的社會的一種資本，能夠發展或者轉化，那麼這是在公平性上是比較大的一個議題。這邊也，我想會有他的困難就是說，每一個對公平的界定是不太一樣的，就是說公平你到底是要，一個是說公平有兩個面向，一個是機會的公平，一個是過程的公平，這兩個都要去兼顧到，但是公平本身的界定，我想大家都不一樣。那我想說，公平有三種界定方式，有人認為是均等，就是每一塊分的都一樣，一塊蛋糕切成八塊每個都一樣大塊，這

是均等。一個是相對需求的公平，他比較餓，或者他胃口比較大，他吃兩塊，那你比較瘦小，你想吃你就吃一塊，這是比較所謂相對的需求。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那我想現在就是，我們以社大來講就是相對基準正義在，我們這個退休比較早是不是要給多一點，那退休比較晚的多一點，就是相對的基準。另外一個公平就是，公平就是誰出的力多，那誰就拿到多少，台北市府配合款多一點，那我們就相對補助多一點，因為他能夠對政府貢獻多一點。以公平面來講，貢獻多就可以拿到多，那在資源分配上就有這三種不同的公平定義，因為這三種定義，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看法，那所以將來的公平在資源分配上會有各種分配上的公平，我覺得可能是很大的困難，大家需要做一個討論的共識。那這是我們看到的對象。有關於今天要談的終身教育公平的指標，我們既然有其他指標，我想我們就比較放在這部分，也許叫做成人或者叫做分正規教育或者叫做義務教育之後的繼續教育這塊，我們上面這塊做為我們界定的範疇，跟其他的社大看能不能有所謂的區隔。在念夜校部分呢，我想用我們教育指標的 CIPP 模式，那我會覺得 CIPP 模式所謂的政策法律，在 Consouce 中那些政策法律是對這些人是有可以達到最大的參與，還有 Input 資源、知識啦。就整體來講，我覺得我們剛才所提到的成人，因為成人的最大的身份差異在於他的婚姻，他的工作，婚姻跟工作，可能是複雜也可能會影響他的教育參與，我們在政策面，對於婚姻跟工作產生的影響性，我們是不是應該瞭解它的相關性，我們是有相關的制度、政策。因為有這樣的政策，我們才能夠在他所謂的在資源或者過程當中得到所謂的公平。在資源部分，我想最明顯的差異是收入狀況的差異，其他還有要去瞭解說資源分配，我們現在這麼多資源，到底受益的是哪些人，這個恐怕要做一個瞭解。另外是說，他的收費標準是不是考量到這個分配的差異性，收費標準、付費方式阿，其實也都都會受資源本身的狀況。那過程當中也會因為剛剛提到的，婚姻與工作這樣的一個身份，過程當中所謂的一個最大的差異，是我們比較關心的。就是照顧，幫忙照顧，或者有些是貸款啦等照顧的面向，不會因為在過程的部份影響他的參與之類的。所以依程序走，我可能要把程序作一個比較大的社群，如果要的部分，不管是生命教育，可能是經驗上或者家庭照顧，那這種是比較兼顧的到。另外就是說，過程當中有澄清型目標，講比較白一點就是沈浸情境的問題，所以終身教育我們是不是沈浸情境，沈浸情境要用考試，就是有其他方式，至於是不是有不同的情境方式，就是在過程當中，不會因為這個情境方式影響到他繼續參與的動機或者是機會，另外在產出部分，就是 output 這個部分，我想現在的 creation，他的認證，還有就是在做拼湊，他的 creation，他的認證，他的整個所謂零存整付，或者說是怎麼去銜接，那這一部分要怎麼去處理，反正在指標名單裡面我們在考慮 creation 這樣的一個指標，我們再建議，那包括他能夠有些 promote，是不是能夠昇遷，當然包括職位啦、薪水啦等等。這些昇遷的機制是否能夠在這題綱裡面有一個確定，然後讓這些所謂他們成效能夠彰顯。我想我大概先從一些意義上做些說明。

好，謝謝，陳仲彥主任，這點你有什麼高見？

台灣師大社教系陳仲彥主任：

主席、各位先進大家好，基本上像剛剛各位其實提了蠻多我們就是蠻贊同的，因為我們今天是在談終身教育，公平主義，因為我們是從教育的層次來看，基本上大概就是所謂從輸入面或提供面，從這邊來看不管是剛剛講的有關經費的分配，或者是資源的提供，我想那些部分都是滿值得肯定的，在設計指標時需涉及到的一個面向。根據我多年來對有關終身教育的觀察，或者有時候我們說終身學習意義的一些觀察，我不曉得可不可以跳過我們圈內看待終身教育、終身學習，我個人一直覺得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在終身教育或者終身學習的一個訊息，但是有時候我們在想，當我們一直在推或者是在期盼這個事情，代表我們國家已經介入到人的生活方式的這個層面，因為正如剛剛詹院長所提到的，他譬如說，在尼泊爾、不丹他們的幸福感最高，那接下來我就回想到，事實上在我們這邊早期的原住民，像我們在講像我們的漢人，不管是閩南客家外省沒來之前，當那些原住民住在台灣可能幾千年，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也許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啦等等，生活各方面還不錯，但是當我們漢人來了，說要成為地球村，要與世界接軌啦，但他們要與什麼現代化接軌？所以他們被迫要放棄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可能要的生活方式跟現在不搭配。也許像我們今天談的，流落到三峽、大漢溪等等。在部落裡面可能有一些以前的祭祀行為等等，在今天的法律狀態底下，受賄等等都是違法等等。當然我們今天政府有做一些所謂的傳統領域的事情來補救，所以我想我們就是說先跳過來說，我們今天在談終身學習，事實上其實意義上面覺得不得不，有時候要來檢討一下就是說，我們的終極目標在哪裡，我們的終極目標，或者是說終極關懷，因為事實上我們感覺起來，有一點點在介入、引導、在暗示說以後你的生活方式要改變，你要趕快去學習，好好學習。而什麼才叫做學習，要參加什麼班什麼班等等，不然的話你可能會跟不上人家的腳步。就國家的立場來看的話，我覺得國家的力量也許跟外國不能比，所以這讓我想起來，例如像不丹那邊，也許我們會把它看作所謂的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所以他們也許還不像我們這麼的提倡終身教育，不過我想早晚也許他們會，或著也許他們會覺得說暫時不要，他們就過著那種生活，就幸福感很高。剛剛提到的芬蘭他們不見得每個一定馬上念大學，因為這個像我們民族性吧！因為對學歷一直都非常重視，我們一直要求有個什麼，憑證、文憑或授與什麼證書等等之類。其實這個跟剛剛提的說，早期或剛剛那些原住民，他們也一直在學習或一直在生活等等這樣。所以從這裡就引發到第二個問題就是說，那麼我想假如我們還是肯定作這種終身學習或這種終身教育的話，那麼我們對於整個終身教育可能要界定一下，因為基本上，我們大家都沒什麼爭議啦，就是比較說，就是譬如說像正規、非正規，比較大的問題可能會是在這陣子，非正式這個部分，像剛剛我就跟好幾位先進提到，那個有關慈濟的問題，譬如說你今天很多人他非常的願意去投入，很多社會不管是救助，輔導，那個算不算是終身學習、終身教育。假如說他在那過程裡面，偶爾也許因為他們為了要去推展，或是說他們有所謂的家訪等等，他們也許有請一些專家學者稍微跟他解釋一下，那可能不多，幾次的研討會、說明會等

等，所以那事實上他們可能就全心投入在各個層面生活層面或是做事情，那假如他真的能縱情做一件事情，我們能不能說你這樣不叫終身學習、不叫終身教育，我想這是我會出來講一下的。所以我們可能如剛剛所說的，我們可能是要跟之前的義務教育，因為我們目前到國中，那或者是說到正規教育，一般來講到大學後來做一個區隔。傳統上面所謂離開學校後才算所謂的終身教育、終身學習，這是沒問題的。但是，可能要稍微去探討一下哪些東西是不是我們目前一般所認知的，就是開一個什麼班，有做什麼事情來參加的，那個才算。假如剛剛所說的，他可能覺得有獲取到一些知識、也很愉快，像我們之前自己也辦一些高齡學堂等等，我們也讓學生來參加，事實上，我們是讓他有個學以致用的機會。有學生在講說他有一次回想起來，他的祖父母從來也沒來參加這種班，但是他覺得說他的祖父母好像也還好，因為他生活上就是在跟鄰居或者是自己有經營一個小田地阿，他也過得很好，那我們是不是一定要跟他講說你這樣不行嘍，你這樣跟不上世代，你一定要來參加我這個班，你一定要來學習，好我想這是我講到的，基本上我想我還是很肯定大家還是要終身教育、終身學習，只是說對於那些人是不是一定要跟他講這樣不夠，所以我才會想到說事實上我們今天在談就是說，已經有點介入，國家介入就是說以後引導，暗示說你的生活形態，這是我想到的部分，謝謝。

謝謝這麼有哲學的觀點，讓我想起老子，沒想到這一個自主性，那個違反他的自主性，要跟著我什麼什麼，當然終身學習不是強迫教育，應該有自主意願，這很重要，來，芷瑄老師。

玄奘大學成人教育系梁芷瑄助理教授：

謝謝，主席、各位先進大家好，其實一開始收到這個邀請的時候，會覺得很惶恐，因為其實在上課過程中會覺得這個很重要，然後看到題目就會覺得終於有人要做了，這個好難喔，怎麼做阿。其實也在想這個問題就是說，今天從定義來說，我覺得應該包含所有的，包括就是說國民教育、特殊教育，從出生到死亡，可是如果從指標的建構跟可行性還有要落實的話，應該我們可能在名稱上，是不是稍微作一些更正，讓人家一目了然。就是說從這是成人、高齡或者是說正規教育以外的非正規、非正式的學習的這個指標層面上來做釐清。其實我覺得這個終身教育、公平指標他很大的意義在於就是說，像我們終身學習發展快十年了，哪你每次在做，的確它是有各地開花的現象，可是問題是大家好像還是分頭去進行，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好像沒有一個評比，或者說一個可以比較的標準。所以我覺得重點好像是各縣市，你說我覺得我好像做得很好，那我也認同你做的東西，可是我好像沒有辦法做整合，或者是說沒有辦法互相取各自的精華，因為他會回到說這是不一樣的，我的品質很高。我好像沒有辦法去評估說，終身學習法快十年了，他的制度的建立是怎麼樣，然後或者是說他如何落實，那我們可以怎樣的深化。今天我覺得指標一旦建立出來的話，他其實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說終身學習法未來他如何落實在各地，還有就是深化在各個層面，接下來就

是未來想要怎麼發展，它就會有一個願景。然後大家就會覺得我可以朝這方面來做，就像說社大開始評鑑，或是資源開始評鑑，大家就會開始有層面，會發覺這是我需要加強的，我可以怎麼做，至少有一個依歸，而不是只有一個法在那邊跟你說很重要，認知要提升，然後態度要改進，這個非常的重要，每個人都要這樣做喔，這樣國家、人民素質才會提高，國家競爭力才會提高。就我覺得它很重要的一個意義在於就是說終身學習法的落實需要再深化。其實還有一個就是說，我們回到一個國際接軌的問題，我覺得他還是要有必要性，就是說因為我們不可能回到像不丹這樣，因為我們已經在這個地方，因為我們每次比較的標準，總是歐盟及那些所謂歐美先進國家，感覺起來，他們好像是我們的榜樣。就文化認同的觀點，或者是就我們一般普羅大眾的觀點，我們好像沒有人會想跟印度、不丹比，會去羨慕他們。即使羨慕歸羨慕，我們好像不太可能會回收你的電腦，不再讓你有 internet。現在好像沒有 internet 會死一樣，開始會焦慮，然後一天沒有收信，或者是說每天沒有去 facebook，沒有 MSN 就會覺得…被世界放棄，哈哈，好孤獨。好像即使你見到正常的人，跟他有對話就覺得我好像還是缺少了那麼一塊。當無限網路連不上時，你就會一直請教說是不是有設密碼，那密碼可不可以給我，那我電腦壞了嗎？就是不停的請他在那邊找問題，就是要連網，可是連網也沒幹嘛就覺得很安心。所以我們覺得說他國際接軌，就是現在歐盟他們都有指標出來，那我們其實也需要這樣的指標。可是問題是我們可以在層面上是一致的，但是我們在細項的內容可以做國家的區隔，那至少在未來我們在做研究或是說跟其他國家在做評比的時候，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增加我們國際競爭力的排名。所以我覺得不管在地方上、國家落實的根據或是從國家層面來看的話，這樣的指標其實是有很大的意義跟價值存在。我覺得就是說他其實很困難的地方在於就是它的層面太廣了。即使你已經把它規定，就是說學校正規教育體制外的非正規跟非正式的學習，他的層面還是很廣。因為你其實還要包括就是說剛剛各位都有提到的有關它的途徑跟參與，因為公平其實在字面上來講，就像剛才明月老師講的，包括機會的提供跟過程的提供，那這些機會跟過程不過就是確保每個人都有學習的機會嘛，這是機會的公平性的提供，可是我一直在思考一個點，公平是由誰來定阿？誰說了算？我們又是定法規的人，然後又是裁判兼球員，那對誰來說是公平的？其實說真的，這樣的問題爭論不完，所以就乾脆弄一個大家都同意的，就是機會的提供、訊息的出發點，或者就是學習資源。各位先進都有提到就是我供的量、供的品質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至少在這個程度上有個查核點，好像就應該是好吧！至少有個查核點。然後就是說，就像剛剛大家也有提到的公部門的投資，我本身的意願，那個人本身的意願，這就會回到大家的公民素養認知的這個層面的提升。還有組織，不管是私人或者是基金會，這些組織他們在這個方面，資源的投資情況如何？這個應該也需要把它涵蓋在所謂的第一個層面，就是什麼途徑或是參與機會的層面。我覺得第二個層面應該還是要包括大家都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個，就是你的策略，還有就是制度上、法治上，有一個法了之後，後面的配套措施該怎麼辦？然後就是包括剛才大家都有提到有關弱勢族

群，就是你會發現說每次來參加學習活動的這些人，參加所謂我們認定的學習活動的這些人永遠都是同一批人。他們的特質都很像，那你想要接觸的那一群人基本上除非你苦苦哀求，然後把學習資源送到他家門口，然後提供各式的誘因，他才會出來，那這個每次在這種執行的過程中，你都會從自己的思維想說這不是對你很好了？就像剛才陳主任講說，你就是應該要出來學習呀。我們的觀點很好，我們不認為他們這樣存活很好，但他們就是會讓我們常覺得很沮喪的是，我都已經做到這樣的程度了，為什麼你還是不出來學習？這就是說，或許可以試著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那問題是再從他們跟我們之間的角度來看的話，你如何做一個平衡，我會把它歸類為終身學習的策略之一。還有就是提到資源整合，整合公平的部分，我把它列在制度跟策略的這個層面裡面，包括就是說國家、區域跟地方性如何做分流，還有就是學習提供的供給的整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誘因的部分，就是學習成就認證的部分，學習成就認證除了對學習者本身是一個肯定，對教學者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肯定，其實它另一方面又可以確保整個你的 content 或是 delivery 的那個品質的保證，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這幾個層面其實是相當重要的，謝謝。

好，謝謝，謝謝芷瑄，來，請謝校長

北投社區大學謝國清校長：

王教授，各位大家好，我在想就是說終身教育這件事情在台灣已經八年了，他沒有任何一個統籌機關，或者社教司應該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前不久在教育界上有一個熱門的話題叫做幼託整合，也就是因為在弱勢教育那一轉，福利跟教育兩者在過去被提了，所以二十幾年來很多人努力在做幼託整合，那我在想，其實在我們叫做成人教育那一塊，福利跟教育兩個都是被說的，教育部做為一個教育的單位，我覺得他應該有義務做這件事情。我覺得在做終身教育這件事情的時候未必資源都是出自於教育部，但是教育部應該是要做個所謂的整合工作，讓我們一般的國民知道，他需要終身教育的時候他該到哪裡去找。我們有所謂的內政部、原委會、客委會各種部會，他們有在做終身教育。但是對一般的人來講是不普及的，除此之外就是說，到底終身教育的範圍應該是包含哪些，我想從我們談終身教育大概有一些重要時代，第一個就是從整個人口老化的位子，逐漸比較偏嚴重，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整個世界推砌的發展，或者是環境的變遷，因為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好比說我今天看到報紙，昨天行政院公佈要投入 240 億到所謂的雲端科技，科技其實是非常快速的在進步，哪一天你可能拿到一隻跟過去都不一樣的手機，對於一個成年人來講，他不瞭解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的焦慮感就來了。不管是他自己的焦慮，或是他對於孩子的焦慮，全部都出來了。所以科技的變遷使得我們需要有更多終身學習的機會。這個當然牽涉到就是說，我們在正常教育之下，我們這十幾年來高中職的數量那麼的多，大學的數量那麼的多，可是我們孩子在學習過程裡面，當他進到社會裡頭來，他過去所學習的不足以進入社會所需要的。所以終身教育裡頭如果我們談範圍的時候，有一個叫做職業訓練，

或者是一個新的技能訓練，這是一個重要的觀點。以我自己在社區大學來講，我們常就在困惑的說，我們到底要不要去辦職業訓練，因為他有他的需求存在，可是我又知道職業訓練其實在很多的機構裡面已經在辦理了，那這兩者怎麼去區隔，對我們一般人民來講怎麼做。我想環境因素應該也是一樣，前兩天北二高走山，莫名其妙的一個大的災難下，更不要講我們的天氣的變化，那些環境因素，我們碰到很多很多的人，其實雖然嘴巴在講我們重視環境，可是他能不能夠去理解，特別是我們的政府、官員的腦袋。剛剛張校長在談議員也好、官員也好，我覺得政府官員的腦袋如果不改的話，其實這些事情是無解的。我剛好在這兩年在我家的那個地方參與了兩屆環境運動，現在還在進行當中，昨天還到了立法院去了一趟，我們跟台電對話、跟交通部對話，他那種技術官僚的角度。這個是一個既定計畫，我現在在蓋一個火力發電廠，所以這對我來講是無可變化的，只能做細微技術調整，但無可改變。我今要蓋一個高架鐵路、高架公路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我們國家的既定建設，我只能做技術性的微調，但是我無法去做任何的改變。那這些官員們，如果我回過頭坐下來談的話，大家都知道現在環境變遷的很嚴重，應該要減少破壞，可是當他在這個的位子上的時候，他其實是站在他的技術角度而言。這件事情牽涉到一件什麼事情呢？我們在談公民素養的時候，公民素養這件事情難道只有一般老百姓需要具備嗎？我們的政府官員不需要具備公民素養嗎？當我們的政府體制裡頭，大多數我們叫基層官員好了，他的腦袋是那麼死的時候，你怎麼去影響他的高層的主管腦袋有所變化。所以我們這幾年來在談社區大學的時候，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說，到社區大學來學習的人偏向中產階級。那我們多數在談說，為什麼沒辦法對那些弱勢的族群能夠讓他們有更多的學習。我心裡在想另外一端，我們那些在管終身教育，在管社區大學的那些人，為什麼不會跳下來做學習呢？就是如果那些人不學習的時候，這個政府體制幾乎是一樣。所以我要說就是我們談公平的時候，我覺得對於族群的公平是很重要的，這個族群就是包含那個在上位階的人。我今天作一個主事者，我做一個政府的官員，我也需要跟著時代在變遷阿。我們的官員是不是對於科技的掌握那麼的清楚，他能夠去制訂一個對於現代的，所謂的科技發展，能夠有更多的政策發展，而讓整個國家能夠進步。對一個環境發展能夠讓國家更進步，我覺得這群人是需要在被教育的，但是這群人現在大部分都是在我們政府裡面在做事，所以呢我覺得這部分如果我們能公平的話就要從機制上面來講，我們的政府能夠有什麼的機制，要求政府部門的官員也能夠來上一上這所謂的終身。至於弱勢那部分我會比較覺得是無可奈何的那部分。因為許多的弱勢的家庭他可能顧他的三餐都不足了，你很難奢求他願意再拿出來額外的時間在做試驗。當然有一部份的人可能我們需要透過對企業的政策，就是說讓企業能夠鼓勵他的員工能夠進修，可是我認為對於大部分人我們希望他出來的，其實是出不來的。我自己除了在社區大學之外，我自己常投入家長團體裡頭工作，我們常常在談，參加家長會的人該出來的不出來，不出來的人就是說不需要的人都會出來對不對，我想這個校長很清楚，對不對？可是其實我的觀念是這樣的，那些社經地位弱勢的人你根本不要奢求他

能夠出來，因為他確實是有困難要出來。可是我怎麼能夠讓這些中產階級的人具有一個公益的思想，就是他能夠去協助這些弱勢的人，必要的時候要去協助他，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如果在談另外一件公平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在整個課程內容，特別是公民素養這方面，怎麼樣讓中產階級的人具備更多公民素養。這個公民素養的概念對上可以影響政府官員的一些決策，對下可以產生一種公益的情懷，能夠去協助我們一些弱勢的族群。所以我覺得如果去看公平這件事情的時候，我會比較在想就是說在這幾年當中我自己在社區大學這裡頭，我認為說我們逐漸走向中產階級化，可是在中產階級化裡面，我認為政府官員那塊，其實政府必須要有那個魄力能夠來進行讓他的政府官員能夠進到終身教育的這個領域裡面去做大量的學習。

我剛有提到有關於終身教育的範疇，我覺得那個也必須要有一個更清楚的定義，包括我剛剛提到的職訓也好，或者是公民素養教育養成也好，我覺得公民素養這件事情，當然社區大學是一個重要的推動的機構，可是公民素養這件事情是不是能夠很落實的在我們所有的政府官員腦袋裡頭，及所有經營者的腦袋裡頭，這件事情是一個重要的訴求。就是說，我們也常常發現，我們在談公民素養，剛剛張校長有提，公民素養到最後變成一種叫正義顛倒，那個東西其實是無助於公民素養的提升。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可能也不需要職訓，我可能也不需要對公民素養那件事情有一些理解，可是我需要一些財力的抒解，這一些身心的抒解，或者我需要一些簡單的技能。我的電腦可能不需要學得像可以去做一個職業，可是我需要學習它，因為我們日常生活會用到，因為我們叫做技能的部分，這個可能有需要。還有一些特殊族群，剛剛提到的原住民的、新住民的等等這些的終身學習。還有一塊是我關心的，就是家長的這塊，家長這塊在過去社教支持這區涵蓋的是家庭教育這塊，但是我自己在這塊那麼久，我其實是一直認為說，現在家長會期實在學校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家長會在學校裡面是不是能夠扮演一個好的角色那就是一個大疑問？我簡單來講，我們很多家長其實不懂得怎麼開會，不懂得會議規則，不懂得怎麼跟學校之間作溝通。學校裡面可能都是一些文人，家長有一些可能是比較武的人，這兩者湊在一起的時候，他會產生不可預期的結果，這些東西算不算終身學習。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公民素養的一環，可是我們往往在這塊也都忽略掉。家長其實是佔有我們所有成年人的大多數，那這塊我覺得應該在社教司，我認為應該從公平這個機制下需要釐清的，就是說我們到底終身教育的範圍有哪些，而這些東西應該歸屬哪些機構在去辦，然後應該投入多少資源，剛剛有很多先進提到就是資源的投入，我一直都認為說這個也是應該在公平的機制下重新思考的一件事情。目前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說，我們國家投入終身教育這邊的資源，如果光看教育部的話，其實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不知道的就是原委會投入多少、客委會投入多少、內政部投入多少，如果有個統籌，我們知道說當我們碰到這種在整個變遷的時候，我應該投入相對多少資源進去。我們才有辦法去談比較公平的狀況，否則的話就會變成是在非常有限的資源底下，大家搶著要用自我的公平立場搶那個資源，那我覺得那是會形成更加的不公

平。因為有能力的會搶更多的資源去，沒有能力的就搶不到資源。所以我也覺得說在公平的情境下，應該要談一下整體的資源，而不是只談教育部這塊的資源。在我們的正規教育裡頭，我們很清楚的知道公立跟私立的區別，公立的當然我們就是認為國家投入資源，給予來大部分的國民有所謂的公平的就學機會，可是在終身教育這邊就沒有所謂的公立跟私立，比較少，可能有少數的公立的社教館那些東西是公立的，那個數量非常的少。那大部分都是民間團體，所以對於這些民間團體該怎麼去對待他，怎樣去給予一些所謂的資源的分配，我覺得在所謂的公平的角度之下，也應該去思考這種資源的分配問題，以上是我簡單的提問。

謝謝，我們的謝校長。接下來，請曾校長，來。

野柳國小曾秀珠校長：

主持人，各位與會的伙伴，我收到這個討論題綱的時候，有一點我覺得非常好的就是對學習權的重視，就是剛剛提到的基本的人權，是一定要的，那事實上第一個我覺得有一點疑問的就是說，因為公平這兩個字會讓人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誰來界定它的公平。所以那個問題在未來的內容裡面就是要談的比較清楚，終身學習是必要的，因為台灣的高齡對資訊的進步要談什麼，所以這個部分是值得我們去疑慮的。長期以來我發現其實在教育現場裡面，那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是蠻嚴重的，那大家提到很多包括社大之外，像是說數位機會或者是說樂齡、新移民、家庭教育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對象。那怎麼樣來讓這些資源做整合，然後把資源分配不均的部分來做一些適當的調整，我覺得可能在這一次的主要建構機制比較能應該要做的。那另外呢，在那個對象的界定上，我們剛剛老師有提到說必須要專業的承認，至於在哪个學制的體制底下，其實在這個終身教育指標的對象上，我個人同意在繼續教育體制下。另外我覺得要提到的就是說樂齡有四齡，我覺得現在看起來好像就是說第二齡，就是說在職的，跟第三齡就是退休的，那第四齡就是養護自我，那是我們無法插手的，我覺得是屬於社會福利這個部分。以第二齡來講，那就是在職的，在職包括公家機關或企業組織的那塊，那個部分其實在這裡是可以做個區隔的。如果以第三齡以退休終身學習那個部分他又有不同的解析的內容，所以在不管是教育的供給部分，或者是在學校學習面的需求系統上面，我覺得在指標的內容裡面我們可以稍做區隔。因為感覺上，我們目前終身教育的指標，教育是政府應該給予的。學習的部分會比較鬆懈，怎麼在這指標的內容裡面去關心到所謂的主動，或者是所謂的供給面與需求面，在這個內容的部分我有幾個項目，第一個就是，我把它條列我個人的建議，當然定義的部分，然後對象的部分當然是第二個，第三個包括權責的單位，當然會比較，包括像是NPO或組織或企業等等，這是第三個權責單位，再來就是剛剛所提到的不管是教育的內涵或是教育的範疇。剛才有提到不一定是職場上的，當然它包括生活的，包括家庭的，包括公民素養的那個部份，所以在這第四個的教育的內容或範疇裡面應該讓他有包括剛剛校長有提到那個資源的部份，讓他在這個內容裡面也有所呈現，那第五個就是我們一般很多人提到的特殊身分的關懷或者是這個系統，那

特殊身分當然是對象上，譬如說弱勢的或是家庭經濟等等，或身心障礙等等，那另外有一種特殊的是屬於區域，我們常說偏遠、偏鄉等等，所以在第五個部份特殊身分或是系統部分，我覺得應該給它涵蓋在這裡，然後第六點就是結合所謂認證或者是一個所謂的措施，所以我覺得同時在這裡也剛剛有提到的誘因把它擺在第六這個部份，那第七個當然是經費的部份，在終身教育或者是我們希望的公平性，在那個機會公平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條件，所以在這個經費補助上，我本來是在想說哪應該按照那個人口數的比例，那對偏鄉來說其實來講就又不公平了，所以就有所謂的最高跟最低，那最後當然所有提振的士氣，當然其實在這裡面的敘述應該有一個憑藉，還有就是說如果教育部這邊或政府機關他沒有辦法去做，他可以委託外面的協會、相關評鑑協會去做評鑑。我是覺得如果有一些相關內容我們的能力可能有限，這些內容可能還有很多需要關注的。最後就是，我覺得還是剛剛那個老師提到的 CIPP 模式，是我們比較要建構的，謝謝。

好，謝謝曾校長，我們繼續，高教授剛剛也有一、二項要不要後續給我們一些補充一下，我們希望待會是不是能夠給大家做一個結束。

中和市社區大學高強華校長：

主席、各位先進，這幾年的實務經驗有博士學位的在社區大學任教的的比例逐漸提高，那處理第四點，終身教育公平的指標，提供者、對象、管道、課程，事實上師資水準我們把它避開了，師資水準不是不能比，一定有的比，慈濟在花蓮辦社區大學的時候，找到的老師不可能請到故宮的老師，我在高雄社大，故宮的裱畫高手、繪畫以及修畫的師傅，會請到他來教，所以師資水準絕對有差，這是機會均等上的一個嚴重的問題，那我們的單位成本，單位成本一定有差，但是講單位成本好像太現實了一點，應該可以用經營成本，台北市政府當年是四百萬補助你設社區大學，台北縣政府只有一百萬，經營成本就不一樣了，當然每一個社區大學規模大小不一樣，他中間的志工的人數，像我們高雄志工少一點，他服務了一千個小時，我們發獎勵，但有一些他只服務了一百八十個小時，結果他服務很多、參與很多，那個應該也可以有一些指標。剛剛也提到，深根設置創新方案，你最近動了多少腦筋，寫了多少方案出來，就接到改造計畫，如果有兩個事實上是不夠的，你要看他的規模再來看他對社區深根的實際作為怎樣。我想，第九點，一個關鍵的主體，政府機關、社教機構、各級學校，事實上社大經營也是一個團隊，是怎樣的一個團隊的經營，我才有這樣的一個團隊，在這裡經營，而跑到別的地方經營，這樣的一個模式，他是怎樣的一個團隊，把這個團隊找出來。在台北市，每家補習班他要辦社區大學，一貫道他也要辦社區大學，他的資源絕對不一樣，對不對。所以根本的問題是一個城鄉區域均衡的問題，內政部城鄉均衡做好了，社區終身學習的機會也會提升，總之我肯定這個研究的重要性。我希望我們焦點團體座談，不要變成盍各言爾志，我們贊成跟爭議性的東西，爭議思考的問題，要去寫文章做研究最後才能解決，光是講講話是沒有辦法解決的。譬如說，我們最近希望能夠增加兩門課，我想公開增聘師資，來了一位老師，從頭到尾都

是講方言的，這時候你問他可不可以國語發音阿，因為我們用民俗語言、閩南語的比較少，問他可不可以國語發音阿，他沒有辦法，他要教的是結婚與喪葬禮儀教這門課，他殯葬服務業服務超過滿三千個小時，他來開這麼一門課，我們當然很佩服。但是我們其實也很擔心，未來他的師生關係，他的教學、他的教學的效率，我們想要做課程實驗創新，。還有一個教師，用客家話教書法，我們覺得這個是創新的精神，他說我要在教書法的過程當中，順便把客家民謠、客家的俚語都教給學生。講客家話教書法，在課程上、教學上是創新。對學員來講，他學了第六次、第八次的人，遇到了這樣一個老師覺得相當有意思，書法課他也上過，客語的課他也上過，就是說我們這門課未來會不會列入資源，講客家話教書法，書法界裡面沒有人。客語認證你也不是什麼評審委員，所以你就兩邊都沾不上邊，最後你把它弄在一起，我認為是課程的實驗創新，評審委員可能會認為這個是不倫不類，因為這個有問題。這是未來才會發生的，可是這是我們要面對的。所以我會覺得我們的這個討論焦點很重要，每一個題綱深入去論述，最後變成未來做研究的重要內容，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有高度的期望。

好，謝謝。來，張理事長。

宜蘭社區大學張捷隆前校長：

不好意思因為剛剛聽了高教授的高見，我有一些覺得可議面，假設我現在還是王教授一樣是教育部實踐社大的委員的話，我對於這個客家語教書法應該是肯定的，非常肯定。他客家語教書法，他可以吸引客家的族群，那你可以另外再用北京話教書法、普通話去教書法，你可以請不同的師資，不一定他有這個師資就不好，我覺得這個就是強調多元，剛才談到說台語教喪葬禮儀，只要在宜蘭的話，那個喪葬禮儀的儀式幾乎都是用台語在唸，台北市當然可能都是用普通話在唸，但是宜蘭都是用台語在唸，所以有關台語老師來教喪葬禮儀，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適當，如果台北市不用他的話，可以介紹到宜蘭來教。我在強調的這個是多元性，那終身教育跟傳統的學校教育、制式教育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人有許多不同的可能。人有很多的不同發展的可能性，因為傳統的教育或者是制式的教育，也是沒有辦法，他必須給你規劃說，你就是電機系、園藝系，弄好你來套、你來套。講好聽就叫做適性發展沒有錯，叫適性發展，然後中途的時候，高中、國中就會有一些輔導老師，教你應該走那一條路。但是其實站在人本的立場，人絕對是多元發展的，你會發覺到很多高中高職畢業，很多大學畢業生，到最後都學非所用，你說有多少的高職畢業生、大學畢業生，到最後出來真正從事他自己那個行業、在大學裡頭學的工作。表示說人其實他有多樣性，那終身教育就必須要滿足這種多元的發展、多元的可能性，你如果適性的話，要劃清的話，他就切掉了他其他發展的可能性，所以終身教育應該切記，講公平性，其實不管是知識道德的學習之外，你應該有提供、能夠提供社區機會，使他能夠發展多元的可能性，所以這個是講到終身教育的意義或者是價值或者是目的等等。第二個我要提的就是說，剛才幾位教授提到這個正式教育、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這個我記得以前在

一個會議上，曾經跟黃富順教授討論過，因為黃富順教授在區分教育上，把這個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都是歸屬於正式教育。我當時我記得在社大會議上我曾經講過，把社區大學歸納為非正規教育，覺得好像非正規的太太一樣，正規太太比較受重視。根據黃富順教授書上所說，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都是屬於正式教育，正式教育裡頭包含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不相信你去翻他的書。他有正式教育跟非正式教育，然後正式教育裡頭他有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然後非正式教育是什麼，你看電視阿、你看電影阿那個算是非正式教育，所以其實我當時是想說，那這樣我們非正規也算正式教育，那你說不要叫非正規，就叫正式教育也比較好聽。所以這個就是說我提出來跟大家研究，因為很多人聽到正規、非正規，或者是在長官的心目中，就覺得你這個就非正規阿，比較隨便沒關係，都會這樣想。譬如說講到一些這個長官的一些觀念，或者是一些縣市首長的觀念，或者是議員的觀念。曾經我們去訪視的時候，有的地方首長或是教育主管他會認為說，我這個終身教育、社區教育辦得很好阿，很多的學校大量的開設，一人一個課程，大家學的很開心。很多民間的團體、這個議員拿個五萬塊，去弄個土風舞班，做個衣服然後就出去旅遊阿，這個也是終身學習，你不能否認這不是終身學習。但是我一直強調，這觀念非常重要，終身學習絕對不僅僅止於這方面，終身教育是擴建我們的傳統教育、制式教育裡頭所欠缺的部份。欠缺的這個部份就是關心這塊土地、關心人群行動的這個部份。我再舉個例子來講，我剛畢業出來教書的時候，我教高職，抱歉喔，我說教官，教官在升旗台公然這樣子講，你們今天晚上有政見發表會，不可以給我去聽嘍，被我發現的話要記過喔。我相信過去就是這個樣子阿，那是一種很壞的教學觀念，就是不能去聽。我剛出來教書的時候班級都規定要訂一個班級報，那報紙的選擇一定是中央日報、青年戰士報，新生報你才可以訂，班上的報紙你不能訂當時的什麼什麼民眾日報，你不可以訂，對不對，那就是失掉公平性。學校裡頭也會有這個問題。終身教育應該提供大量的機會讓他來學習，所以這個涉及到有關這些教材的設計等等。我想這個都非常非常的必要，還有提到說，當然這個社區參與裡頭好像大部分都是同一批人來，其實這個不是大部分啦，我們謝校長講的比較精確一點，大部分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人很多阿，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人來這個學習，當然這個學習就是 power，關鍵到關係到說他有沒有時間剛剛教授有講到，有時間來學習沒有，或是有錢來學習沒有，有時間或是有錢。所以我剛剛就強調說，你是不是在弱勢的地區，你有訂最少的資本，政府不要補助你足夠的給大家都有這個機會，政府錢的所在盡量壓低用這種方式，當然這提到說我們提供量的機會，剛才教授有提到說，我提供機會你為什麼不出來？難道你出來以後才會好阿，才會怎麼樣子，我在想我們在辦終身教育、辦社區大學，我們大概不會用這樣的要求、這樣的口吻來跟我們的民眾講說你要來學不然你會落伍，我們不會。我們盡量提供機會鼓勵大家出來，我們沒有絕對不會去講說你不出來會落伍怎樣，我們盡量提供機會吸引更多的民眾，吸引更多的學員來關注。我再提供一個例子來講，謝校長有提到，我們在辦公論壇的時候剛開始有很多排斥的力量。他覺得說我來

學書法，我來學這個音樂，我為什麼要來參加你們公民素養的論壇？來關心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未來？他會排斥阿，那這沒關係，我們一次一次的辦，透過老師透過同學與學員，進來以後一些歐巴桑他們敢拿著麥克風上台講話，站起來講話，歐巴桑就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拿著麥克風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前來講話，這個就是一種非常珍貴的終身學習。他會去關心他開始去關心，他今天他講他覺得我也應該來表示一點意見我也來關心，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剛才梁教授提到這個資訊的問題，詹教授提到最好不要手機，我想你們都知道黃教授也知道，詹院長也知道，謝校長也知道，我不用手機。我身上沒有手機，我當十年的社大校長，沒有用過手機。很多人說你這樣怎麼講，我還是一樣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處理。宜蘭社大也沒有因為我沒有手機就辦的比較差。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情理的問題，你不要有焦慮感，沒有用這個焦慮感就來了，我沒有用手機我從來沒有焦慮感的問題，以上跟各位一個報告，謝謝。

好，謝謝，最後一點時間，有沒有補充，好來梁教授。

玄奘大學梁芷瑄教授：

我們是綜辦，剛剛聽到很多，那我想這邊做個想法，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指標或是說模式，它是比較巨項的，但是在巨項之外剛剛也有提到細項的，事實上在我們講的裡面大的原則，就是剛剛有提到的，多元、自主、參與、彈性、發展，這幾個大原則，在這幾個大原則之下再做細項。

謝謝，幫我們歸納出來很寶貴意見，來，詹院長。

政治大學教育學院詹志禹院長：

各位再補充一點點，就是剛剛聽到很多先進的一些看法，我發現就是說這個公平的內涵，除了資源均等之外，現在也就是差別性的概念，因為我們一般來講會避免齊頭式的平等，所以剛剛也提到弱勢族群等等，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差別性的概念，那可能還第三個層面是無形的，我覺得這應該是種態度，過程或態度的一種公平，這無習制可能包括區域、性別、民族阿客家閩南這些等等，這應該也是對公平性很重要的影響。有一點我覺得可能需要再思考的，黃教授剛剛有提到一個，第三種還是第四種的含意裡面有一個例子之下，譬如說像台北市如果錢出多一點，類似那個配合款，這種概念，我覺得這個概念可能就是必須要在思考的，因為這乍聽起來跟公平性有一點矛盾，我覺得啦，尤其是因為我們現在各種什麼院轄市阿、五都，大部分人都預期這些縣都比較富有，如果說我們公平是採取這個概念的話，我覺得它的過程應該會比較有問題，因為它可以配合的比較多的時候，通常代表他比較富有，因此我們又給他補助比較多的話，有一點點不公平、感覺上是對富有的人補助更多，這個概念可能要再思考一下。另外是單位學生教育成本，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指標，單位學生教育成本，因為國家有階段可以去計算，可能在終身教育這些也許是可以算的出來，如果是放在國教的觀點來

看，甚至有人思考就是說他可以作為一種憲法觀、人情觀。因為我們有很多縣市，如果單位學生的教育成本都是低於其他縣市，會感覺是長期的不公平、長期的剝削。其實某些縣市政府我覺得是可以把憲法觀廢掉，因此我覺得公平指標建構完成之後也可能是個很好的效用，政府可以將它作為他決策或政策的參考，搞不好有一些指標剛好算得出來那一些數據的話，搞不好可以成為人情觀或者是憲法觀的一些機制，謝謝。

好，謝謝補充，好來謝校長。

北投社區大學謝國清校長：

主席，這個第十個就是終身教育終身指標建構完了之後作為哪些應用，我有點擔心，因為我覺得如果這個指標建構完成之後，在那個所謂的不管是評量、評鑑等等，他不應該僅僅是針對終身教育機構而已。如果我們剛剛這樣談的話，我會覺得譬如說當你沒有公平指標建構之後，你反而應該去看看就是說，我們政府部門是不是有相關的政策出來來推動這些事情。剛剛詹院長提到就是說，對於都市和城鄉的差距，我完全贊同，但是我這樣講台北市，我自己在台北市，我就覺得台北市政府虧待台北市的社區大學。可是你要去對他做評量評鑑的時候，那個目標應該是台北市政府，而不是台北市轄下的社區大學，我覺得這是要去釐清的。當我們談這件事情的時候，我這樣講；在國民教育階段的時候，我們有一個主張認為說，在那個偏遠弱勢學校的時候，他可能相對狀況不好，所以你去用你的標準評鑑他的時候，你要懲罰他還是幫助他？我們的認為應該要幫助他，因為他是資源相對弱勢。所以我想這個沒有問題，只是說在懲罰、幫助的界線裡頭，某種程度對於政府機構的要求其實應該要更嚴謹，而不是去懲罰到要結束的人這樣。

好，謝謝謝校長，各位還有沒有指教，來。

野柳國小曾秀珠校長：

不好意思，因為剛剛有提到，我想說不要讓那個弱勢有越來微弱的現象。其實現在很多的計畫是補助的，就是說只要有意願、有能力他去爭取這些機會，他就會獲得比較多，然後他所負責的組織機構就會比較受益。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在這裡有特別關注到的，就是不要讓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其實我另外有想到要提出來就是說國民他應該有基本配額，當然不見得一定很高，就是說他應該有一個低峰跟限額在縣市政府或中央機構基本補助的金額底下，那他應該在這裡是可以被保障的，好所以這是第二個就是說在這最基本的，不管是教育成本或是它資源的這個部份。最後一個我在台北縣，我會以台北縣來思考，就是說以公平來看，不管是作評鑑或檢核等等，都會以總人數、總次數、場地等等來看。以台北縣來講，他就會去集中在這個人數等等。未來在這些公平指標裡面，除了人數以外，還應該包括區域的分布。我們 29 個鄉鎮，是不是說資源都已經分布到了，是否

它的管道設置都有散落在各個區域裡面。這個部份不只是以縣市去解決它，更應該以技術或是其他等等來幫我們做這樣的關注，謝謝。

謝謝，我們教育工作者，我想時間也差不多，那我先感謝各位今天撥空提供高見，我們會在做成紀錄，麻煩各位到時候還要給我們技術和指導，最後我請我們莊勝義教授跟各位分享一下，他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莊勝義副教授：

各位伙伴大家好，首先，先跟大家道歉我今天遲到，不應該。那針對這個議題，事實上我對終身教育並不是很在行，那我比較熟悉的是有關於機會均等這個還有公平跟正義這個部份，我大概花了20年在談論這個東西。那最近大概比較注意到的是，從這個資源重分配就開始在挑戰，台灣目前教育部主導強調公平這個概念，公平我們通常涉及到一些重要的抽象概念，就是說可能公平跟平等我們有時候是比較忽略之，因為有些不平等我們認為他不公平，譬如說像剛剛那個，是我們陳主任提到說，有一些人這個生活方式，他們可能跟我們組合不太一樣，結果他們所需要的資源可能比較少，對不對，那因為借用的比較少，可能，透過資源的啟用，教育所關切的就是怎樣把資源轉化成能力，如果資源要轉化成能力，而不是把資源消費掉，那可能很難說他是一個教育的活動，他可能規劃到別的活動方面，ok，那通常涉及到一個資源比較的時候，那麼就會出現平不平等，但是如果資源的比較，你要的資源跟我要的資源不一樣，阿你要的資源不一定是我要的資源的時候，這種狀況也不會出現不公平的情形，這個就是非競爭型的資源使用的時候，那這種狀況比較少，但是像剛剛講到手機或網路，如果我不在乎，我不計較的時候，那不至於有公不公平的問題出來，所以我都用最快速的處理方式，平等在於比較，公平在於計較。終身教育有一些特色，就是說他不拘於形式，他關鍵是教育，那麼如果我們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裡面強調，將來的不管是每一個國家的國民或者是叫做公民基本要求的能力，他提出四個或者剛剛提到五個，這是學到怎樣去認識，learn to know，學到怎樣去做事情，learn to do，有這個技巧能力，還有learn to be，怎樣做自己，怎樣做獨立思考，怎樣去做為一個個體存在的、存在理想的一個理解，learn to be，還有一個第四個就是learn to live together，怎麼跟他人共同生存，這一部分大概是目前整個人類世界裡面最難的部份，因為數學當中，最短的就是直線，我們社會強調最長的距離就是從你的口袋到我的口袋，不過現在年輕學生說，不需要口袋，你的帳號到我的帳號就ok了，那這是怎麼樣跟人相處的這部分涉及到蠻多，譬如說像執行差異的部份，怎樣去面對各種差異，這裡頭我們就感受到一個就是sharing的概念，分享，事實上在台灣社會裡面，原住民的朋友曾經挑戰我，你們這些漢人不是把我們從平地趕到山上，而是把我們又趕到山下另一邊，將來我們要把你們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幹掉，讓他不會變成你們的民族英雄，因為他是我們的敵人。他們把吳鳳先解決掉了，接下來就是鄭成功要被解決掉。他後來就說你們應該跟我們原住民學習我們怎麼跟大自然和諧相處的那些分享，我們幾個好朋友為什麼可以只有

一小罐米酒頭，我們可以盡情的分享，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世界裡頭，我們很難去分享，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剛剛那個這個是謝校長有提到，是怎麼樣去從中產階級應該去學到怎麼樣去協助，但是不是基於高的位置來看協助，怎樣去對抗或者是說服位置高的特別是這些掌有權力的人，讓他去看到權力逼人的這個世界，的確這種壓力是蠻大的，所以我們說，任何一個朝代，人類世界裡頭的任何一個時代，中產階級如果聲音被壓縮，如果中產階級得了健忘症，忘了他曾經有過悲慘的過去的時候，那麼這個世界、這個社會是比較不容易有成就的。這就是最後一個能力強調的叫做什麼 learn to change，從 to know、to do、to be、to live together 跟 to change，像剛剛我們好多朋友提到觀念的改變，說起來也不是那麼容易，特別是大學教授更難。學生挑戰我們的時候常常想盡辦法要說服學生接受我們的想法，很難改變，這是我正在學說怎樣跟學生對不起，I like it，你的理念很不錯。那最後我再花一分鐘的時間，針對那個把適合終身教育公平的那個概念，我就試著來提提看，就是說因為教育形式是不拘形式的，國民教育不拘形式很多樣，那麼這種差異怎樣反應在教育公平理念上面，過去強調相同的，現在我們倒過來講，那些差異的部分怎麼樣在公平的理念，公平他有一個追求就是，你有我也要有跟你一樣，所以當然你有我也要有時候，這基本上要有可以被分配的東西，如果那個餅很小大家在搶，我們很少能去看到公平，怎麼樣把那個餅做大，整個總量增加，這部分大家都在努力，可是像最近我們已經注意到，過去幾年就是人類世界的總糧食是足夠的，但是為什麼有些國家仍分配不均。可是最近發現總糧食是不足的，這開始懷疑，為什麼總糧食不足，因為有些產量太多就把它掉在海裡面去。資本主義作祟，價格太低，寧可不要生產，所以當這些出來的時候，我們有一些反省要出來，這個也許是終身教育強調的，我們不要受到體制內的這種教育的影響，這種資本主義缺乏反省部分，所以我剛才講的反其道而行，從差異方面來看，形式上不一樣，他們差異在哪裡，或是不同階段的時候；不同階段就是說，過去從小學階段、國中階段、高中教育階段，如果都受到不公平對待這些人，將來唯一的救贖就是提供終身教育給他，就有機會他可以自由進出，對不對。例如當兵的時候突然發現，原來過去沒有被啟蒙，突然發現要再學習。好我再講一個 case，過去我一個學長高我兩歲，他從小一到國中畢業都是全校最後一名，他妹妹跟我同班也包辦最後一名，可是過幾年之後，我當兵回來在台北服務，我看到我那個學長他竟然是德國汽車省油器發明人，機車省油器發明人等。從全校最後一名累積九年，哪一天他突然爆發出來。因為我們現有的一些教育體制內，太強調知識的這個部分，當初他很專注於這個技術，天才沒有被發展就是浪費國家人才，所以要有可以自由進出的階段。另外終身教育的特徵就是能夠延展，現在如果不公平他可能會影響到以後，國小會影響到國中，國中會影響到高中，高中會影響到大學。可是最後我們關鍵就是，我們隨時給他機會、資源隨時準備好，他如果願意能夠有機會，我給他資訊，他可以從這方面更多的管道，可以進展，可以學習。

最後一項就是自由進出的學習特徵，剛剛談到課程的部分，針對課程我就想

到一個，我們現在的課程理念，在終身教育的課程理念，不一定應該跟現有的學校課程思考一樣，那我借用美國的一個媒體教育方面，他提到一個社會課程的理念分四大類，第一類叫做日常生活當中直接接觸的，那樣的一個學習，那樣的一個課程，第二個特定機構的，譬如說刻意要去學他，刻意要去跟教會學一些英文各方面的 issue，第三個就是他強調的媒體，媒體的這一部份反而是目前教育體制內最弱的，媒體素養教育，國民幾乎在這方面沒有基本素養，那終身教育這部分的話，我們如果有一些課程在做些，像張校長，對不起我們來自宜蘭的是張理事長，他提的這些，我想到以前在上課也曾被總教官告知，你讓學生討論那些議題，學生立刻來報告，剛剛我們教育社會學的課的時候老師讓我們報告，老蔣的銅像有什麼教育意義，正向、反向去討論，正向來說他是民族英雄、人類世界的偉人，應該足為典範等等；那負向的檢討，有一個學生說，我覺得大概歷史在懲罰他，讓他站在那邊，風吹雨打、鳥兒大便，結果有一個傢伙剛好打瞌睡，後來醒來就問，哪個銅像？我們學校哪有銅像，後來我就說，小子你是第三種無視於他的存在，但是無視於他的存在的時候，對你正向、負向都沒有，那經過這個之後，總教官就跟我講很好，那以後我學到一個策略，讓他們辯論，辯論的時候甲方先支持說應該設這個銅像，乙方說反對，再來交換，甲支持的立場變成反對，乙的立場變成支持，經過這個交流的時候，彼此那個 sharing，分享的東西就比較會出來，而不會像現在我們很擔心的，甲乙兩方辯完之後還是一樣，你，我還是不同意；很難變成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這樣的分享。那麼最後我想說，公平性這個理念，因為我們主軸在談公平性，頂多強調資源的重分配這一個部分，我們很難去處理到那個叫做「身份的肯認」那一部份，所以整個資源重分配這一個部分，我們可以發現這個背後的政治哲學，有一個盲點，就是結構性的不合理、不公平很難被挑戰，頂多就是在一個修修補補而已，所以如果要再進一步去挑戰這個結構性，往往就是要到一個肯認政治的這個部分，那這一個部分通常很容易被歸類到左派。第三種就是參與，就像剛剛有幾位伙伴說，也許我們這邊談的都是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像剛剛是陳主任提到，我們說比較站在熟悉的想法，那那一些沒有機會去參與終身教育這些人，他們有什麼想法，的確我們想知道，但是如果有一些相關的管道，或者是說透過我們比較去理解，他們為什麼沒有機會出來，或者是他們的需要是什麼，所以我們期待將來這個在除了焦點團體之外，這個接軌的時候，請各位能夠多多協助，那也幫我們多推薦一些與瞭解的，雖然他們不是圈內人，但是對終身教育方面比較有理念的人，謝謝。

謝謝，再次感謝，今天唯一沒有出席的就是社教司一科，科長剛剛來電話，走不開有會議。目前教研院的方式，出席費跟交通費，另外用匯款的方式，所以也請各位填寫基本資料。便當已經來了，請各位在這邊用餐，再次感謝各位，謝謝、謝謝。

柒、散會(12:45)